

战国版“吐槽大会”上，他吐槽孟子和邹忌

“段子手”淳于髡：从齐国赘婿到稷下学宫主将

□张漱耳

个子矮小的齐国赘婿

淳于髡，齐人，祖籍黄县（今龙口市）。淳于这个复姓，最早是西周的一个封国名称。郦道元《水经注·汶水》有句：“周武王以封淳于公，号曰淳于国。”《左传》注释专家杜预注：“淳于，州国所都。”淳于国的国都在杞城，原隶属安丘县境，规划为潍坊坊子区。淳于国后来灭亡，公族子孙以国为氏，淳于之姓开始散叶，向东扩至黄县，向西至昌乐、新泰一带。

“髡”，古代剃发之刑，即剃去头发成为光头（今亦用于监狱犯人）。名取髡字，即便不犯罪也含出身卑微的意味。《史记》记载的淳于髡：“齐之赘婿也，长不满七尺。”

就是说，淳于髡之名不仅源于出身低，还有齐之赘婿、身材矮小的条件。“赘婿”一词，源于齐国男到女家成婚的风俗。当时齐国家庭中的长女不能出嫁，须在家里主持祭祀，否则不利于家运。这些在家主持祭祀的长女，被称作“巫儿”。巫儿的婚姻怎么办？就靠招婿入门，于是才有了“赘婿”。这种风俗在齐地由来已久，一直到汉代还很流行。《史记》索隐对淳于髡充满了不屑字眼：“女之夫也，比於子，如人疣赘，是剩余之物也。”

估计不是弟兄们多，或是家里的日子一地鸡毛而无力娶妻，是不会入赘的。据此可以判定，淳于髡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且家庭经济条件甚差人氏。没有想到，既没有好的出身，又其貌不扬的他，在入赘后却得到齐国几代君主的尊宠器重，成为稷下先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

隐语讽谏派生成语多多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将淳于髡列入《滑稽列传》，滑稽的作用就是启发欢乐，而《乐》被孔子视为与《礼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并列的六艺之一。司马迁称“其谏说摹晏婴之为人也”。文末借太史公之口点出：“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！谈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纷。”白话即：天道广阔难道不大吗？说话隐约委婉切中事理，也可以解除纷扰。

司马迁还真抓住了淳于髡的特点。他举例：田齐桓公之子齐威王田齐在位时，喜欢隐居深宫，不理朝政。他经常彻夜宴饮陶醉于饮酒，逸乐无度，不少文武官员也跟着荒淫放纵，几乎被酒色掏空了身子。这时候，周边诸侯借齐国内政纷乱、军旅不振之机，虎视眈眈，盯上了齐国这块肥肉，筹划分路入侵，有的已付诸行动。齐国危矣！个别脑子清醒的近臣虽然听到风声着急，然而都不大摸新君的秉性，不敢进言劝谏。

淳于髡时为齐国的客卿，这是个特殊官职，通常授予有才能但非齐国王室或本土贵族的人士，担当着朝廷顾问、使节等关键角色。在国家内忧外患、同僚不敢出面之际，淳于髡抱着“有枣没枣打一竿子”的态度决定用“隐语”去提示一下。

稷下学宫诞生于齐国田齐桓公，鼎盛于齐威王、齐宣王。有人称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，有人称它更像现代央视的《百家讲坛》。你能想到吗？学宫的顶流人物居然是一个出身寒微、曾为赘婿的人。此人复姓淳于名髡，作为齐国文臣，历经了齐桓公、齐威王、齐宣王三代君主，他的看家本领是用笑话、故事、谜语以讲段子的方式，给国君“开药方”，医治其昏聩；作为学宫主将，他活跃于学术领域，倡导百家争鸣，名噪一时。今天就说说他及稷下学宫之事。



位于淄博市临淄区的稷下学宫遗址。

富于智慧的他挺身而出，申请面见了齐威王，不动声色传达了诸侯动向，然后紧盯着他问道：“都城中有一只大鸟，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，三年不飞也不叫，大王知道这鸟是怎么一回事吗？”

齐威王这家伙虽然行事不大靠谱，但有一特点：易受身边的人才影响，何况是自己的顾问兼使节淳于髡说的话，不得不正儿八经对待。果然，他听罢“隐语”陷于沉思，顷而，就像一个沉睡的狮子让人猛击了一掌，顿时就清醒了，坚定地回答：“放心吧，这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

旋即，齐威王诏令72县长官入朝议事。奖赏一人，诛杀一人，发兵御敌。各路诸侯十分惊恐，将侵地归还，收了冒犯齐国的野心。

淳于髡发现齐威王好听段子这一口后，经常如法炮制，且屡试不爽。次年（公元前358年），楚国不甘心，趁齐国局势未稳，欲大规模出兵伐齐。齐威王让淳于髡以使节的身份，携带礼物向赵国求援。所携礼物很轻，淳于髡一见心想，求人干这么重要的事，就送这点礼，给人打牙祭吗？太不切实际了。遂仰天大笑，笑得系帽子的带子都断了。齐威王问他为何发笑，淳于髡没有直接指责齐王吝啬，而是讲了一个“禳田者”的寓言讽刺。他说：“我从东方来时，见路边有一老农民手持一只猪蹄、一碗酒，祈祷田园大丰收，你说行不行啊。”

齐威王领悟后，将礼物增至“黄金千镒、白璧十双、车马百驷”。淳于髡携重礼至赵，向赵王陈明利害，说服赵王派出精兵十万、战车千乘援齐。楚国闻讯后连

夜撤军，危机解除。

齐威王大喜，待淳于髡归来在后宫摆宴庆贺。席间，齐威王问他，先生能喝多少才醉？淳于髡答，喝一斗也醉，喝一石也醉。

齐威王不解，愿闻其详。淳于髡咧着大嘴开讲了：在君王面前喝酒，执法官在旁边，御史在后边，在下心怀恐惧，一斗就醉了。如果在家与故交喝酒，互诉衷情，可喝五六斗。如果是乡间的盛会，男女杂坐，无拘无束，大概喝到八斗才有两三分醉意；席间如有六博、投壶等娱乐项目，心中高兴欢快，则能喝一石。

淳于髡借机讽谏：饮酒可多可少，酒量的大小真的与环境及心情有关。“酒极则乱，乐极生悲，万事尽然，言不可极，极之而衰。”齐威王听出话里音，曰“善”，乃罢长夜之饮，并让淳于髡以后担负宴请诸侯的主陪，自己把精力用到朝政。

看到这里，细心的读者可能感觉到了，淳于髡隐语劝君引发的净是些成语。什么“一飞冲天”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“乐极生悲”“极之而衰”等，比比皆是；他大笑绷断带子发展为“大笑绝缨”，他讲的“禳田者”寓言也成“豚蹄禳田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物以类聚”“自不量力”，以及“杯盘狼藉”“东郭狡兔”……因发生的关键环节离不开淳于髡，都被视作了他的相关成语。

与大佬论辩不落下风

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时期。当然这个齐桓公并不是“春秋五霸”之一的齐桓公，而是后来的

可以把君主驳得顾左右而言他；尤为称道的是，学宫不局限于一家之言，在与当代“大佬”的学术交流辩论中，推动了对社会、对哲学的思考。

邹忌通过游说齐威王，凭一番口舌仅三天就被任为相国。淳于髡见疑，欲亲自领教，以稷下先生的身份率七十余门徒向其问了三个问题，史称“淳于髡鬼才辩圣贤”。发问方傲慢，被问者虽然卑微，但对答如流。淳于髡等知趣退去。原文“邹忌三知之如应响，淳于髡等辞屈而去”。然而，正是这次发难，邹忌为相中有了压力，不得不重视礼法、厉行了改革。

孟子是儒学集大成者、儒家学派代表人物，在稷下学宫鼎盛时期，与淳于髡有过数次精彩的论辩。其中最精彩的是“男女授受不亲”。

淳于髡首先问孟子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与？”孟子回答：“是礼的规定。”强调了它的原则性。淳于髡进一步提出了刁钻的追问：“嫂溺，则援之以手乎？”意即如果你嫂子掉进水里，能用手拉她吗？孟子回应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”指出这是“权也”（权宜之计），即在生命攸关时，礼制需让位于人道。没想到，在孟子解释了坚守原则和通权达变的关系后，淳于髡话锋一转，将问题升华到治国之道：“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”意即如今天下大乱，你为何不救援？孟子一时语塞，只得强调拯救天下需用仁义之道，而非具体手段。

赵国籍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荀子，早年游学齐国期间，多次到稷下学宫见访淳于髡，向他请教。

不过，到齐宣王执政，因他好色、好乐、好味、好马而不好士，淳于髡很失望，离开齐国至魏国。在效力魏惠王期间，淳于髡还创下后来演变为“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”成语的雏形。在齐国攻魏时，魏惠王派他游说齐王。淳于髡对齐王说，我在路上看到一只狐狸追猎野兔，野兔前面跑，狐狸后面追，山上、山下跑了七八圈，都累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；一个农夫见到了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兔子、狐狸一起抓走了。齐、魏两国势均力敌，打起仗来肯定旷日持久、两败俱伤，到时秦国、楚国会坐收农夫之利。齐王觉得有理，遂罢兵息战。

后来，淳于髡认为魏惠王不是成大事者，又返回齐国。也有人考证，淳于髡离开魏国后未仕，不知去向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淳于髡得享高寿，死时，送葬弟子有三千，足见其门徒众多、德高望重。他的著述《王度记》，规定了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、庶人的享用、婚娶、祭祀制度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五等爵制度，以及大夫致仕、放逐时的待遇等，使礼制得以发展健全，以至山东迄今都享有“礼仪之邦”的赞誉。

《王度记》虽已失传，但淳于髡的人格魅力通过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《孟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古籍，活灵活现地闪烁于历史的天空。